

孙未 著

寻花

XUN HUA



孙未
著

寻花

XUN HUA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花/孙未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12

ISBN 7 - 5633 - 6336 - X

I. 寻… II. 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578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55395790 - 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 × 1 300mm 1/32

印张:8. 125 字数:160 千字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2. 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539-2925659)

目录

篇章一	回来	1
篇章二	两岸	9
篇章三	爱过	59
篇章四	平静	63
篇章五	深圳	71
篇章六	私奔	83
篇章七	返程	89
篇章八	豪情	113
篇章九	寻花	123
篇章十	尊重	131

篇章二十一	篇章二十	篇章十九	篇章十八	篇章十七	篇章十六	篇章十五	篇章十四	篇章十三	篇章十二	篇章十一
感冒	曾经	恍惚	世界	污染	仙遇	桃源	树界	公公	平凡	幻境
233	227	219	211	205	197	183	175	167	161	143



回来

就着车灯小小的光亮，我们如船行大海般，仿佛被一种奇异的力量牵引着，缓慢而艰难，却又从容地，在这广阔而不知的世界中，一路向前。

在那片浩瀚的黑暗中，我又想到了你，往事如鲜花开满原野。

他说即将又要远行，日子就定在10月28日，孤身进入深山拍摄，又是无音无讯的几个月。于是，我吵着闹着要去为他送行。他说，好吧，27日中午等你午餐。

买了26日晚上的火车票，12个小时的行程，1643公里，去赴一顿送行的午餐。这是他的城市和我的城市之间的距离。

他居住的北京，我无数次去过，都是公事出差，从飞机到酒店，不及看见风景，倒是每次都酩酊而归。有一次酒精中毒，是参加建国五十周年电视节目学术研讨会，和北京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几位同道喝的。东航的小姐们可能至今还记得，我翌日返程半死不活的样子。

我居住的上海，他也来过，也是工作，猫在晚会现场导演着，不分昼夜。记得他在衡山路的一家饭店，赞鲍汁花椰菜十分美味。临上机前，家人电话他带一瓶醉蟹回去，我却只能为他在机场超市找到一罐黄泥螺。

我们匆匆忙忙，工作似乎是往来彼此城市的唯一理由。一夜的车程并不遥远，我们却已经有半年未见。

晨曦中的北京站，干燥冰冷的空气扑面而来，灰蒙蒙的天空很高，风从远处而来。穿过凌乱的人群，我直奔后海，因他说一早会在那里拍摄。

经过鼓楼和雍和宫，经过方正的高楼大厦和铺着燕瓦的老屋旧垣，出租车一路在北京清晨的空气中飞驰，还没到堵车的时候。

等在后海的银锭桥边，他扛着摄像机和三角架，从古老的胡同里出现，一脸络腮胡子，有些消瘦，眼睛很明亮。他没有向我问候，而是呵呵笑着，问身边正和我搭话的人力车夫，今天生意怎样。

风来，桥下明净的水面泛起金色的晨光，耀眼地向远方伸展。水边，垂柳正轻舞。

他带着我走在窄而曲折的胡同里。他和许多路过的人打招呼，说笑几句，熟悉而自然，这部关于后海的记录片已经拍了一年多了吧，这里的每一家人，他都认得。他跟孩子们打趣，逗着小狗玩。他在这里或那里拍摄。

拍摄时，他是静默的，一遍又一遍，不想停下来的样子。

秋，胡同转弯处，老树的树叶已大半黄了，秋日下迷人的金黄。只是风来时，叶落得让人心惊，扑簌簌，转眼之间，枯叶已铺了满地。

他爬上屋檐，凝神地拍摄一群鸽子。这些生于这里的生灵，羽毛黑白相间，充满了生命的活跃，忽而振翅飞起，在这后海的胡同上空盘旋不止，一阵阵清扬的鸽哨徘徊在愈高的天空中。天空，不知何时，透出了蓝色。

拍摄时，世界是他的。

屋檐下，被他称作“四哥”的一家人，正在张罗着换一扇新的门框，锯子下木屑飞扬，锤子敲击得丁当响，门槛前拴着的小狗有些惊惶。忽而，四哥说，啊呀，要做午饭了。

这就是他选择拍摄的世界，后海这片还有百姓们居住着的胡同。其他的地方，沿着什刹海，都已经被改建成了酒吧街，和反映城市面貌的展示景点。很快的，这些过往也会渐渐消失，伴随着这些亲切的居民，和日复一日平静琐碎的生活。

他的这部纪录片叫做《海那边》，是记录后海这片老北京们的生活卷轴。

记得他还有一部《墙那边》，记录的是原本生活在明城墙下的百姓们的生活，百多年的岁月，浓重的回忆。一夜之间，明城墙遗址改建了，他们离开了，小小的世界和无数熟悉的面孔，消失无踪，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

城市现代化的脚步，正在吞噬他热爱的世界的宁静。城市要求人们按游戏规则去生活，这种规则就是效率和目的。

他曾说，他就像一颗野麦子的种子，却种在了月季园里。他总有着深深的寂寞。

他拍摄的许多作品，都是他自己的愿望，不为了任何单位，任何金钱。就我知道的，他的《墙那边》入选了德国青年短片影展，《海那边》是入选了韩国全州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影展，还有不少。这些，他从不愿跟人提起。

饶是这样，还总是有很多人以为，他这样埋头于无功无利的拍摄，一定是在酝酿着什么大的目的。他当笑话说给我听的，却掩不住他的困扰。

北京，这样雍容而自由的城市，因着越来越盛的功利的浮躁，令他感到如此孤单和不容。

拍摄间隙，稍歇，他说因为明天要走，准备了些钱，给广化寺门口的乞丐送去。他匆匆离开，留下我和一堆摄像设备在原地。

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次远行，他可能是不会再回来了。

四面都是窄而长的胡同，弯弯曲曲，看不到尽头，站在交叉路口，我忽而满心的迷惘。

近些年，他常常去深山里拍摄，记录那边的山歌、民俗、人和故事。一开始，也许只为记录，渐渐地，离开城市，似乎让他有一种逃避和释放。

纯净的蓝天和高山，天堂般美丽的村庄，还有如水的时光无声无息地滑过，让人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老去。我真的理解。

他这次要远行的地方，叫做木里，在四川和云南交界地方的一个藏族自治县，没有公路交通，没有手机信号，没有详细的地图。据说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天堂，却是路途凶险。他一直念叨着要去，现今终于要去了。

记得6月间，他曾短信我说，木里是个好归宿，就在泸沽湖对面，但你不知，我们的命运就在知与不知之间。

真的不记得我们午餐吃了什么了，这顿走了1643公里，特地来吃的午餐。

他说，他有两个拍摄记录片的亲密战友，在广西拍摄时，先后去了，都是他，去把他们的遗骸带回来。他说，马革裹尸，就是记录片人的宿命。

我很气，说，你是不是也想不回来了。

他答，不能说没有这样的心里暗示给自己。这个人真是诚实得可以。

下午和晚上，还是拍摄。他像一个热忱的孩子，走在后海的每个角落，寻找着每一个动人的细节。他又像一个从此远离的游子，依恋着这方世界，拍了又拍，似乎一天内，要拍尽所有的镜头。

气温骤降，天寒地冻，夜的黑落了下来，时间推移得让人心痛。

记得那天夜里的月亮很圆，他说，明天更圆，因为是十五。明天，就是他启程的日子。

他曾劝我别来北京送他，何苦相聚只为分离。我答，所有相聚之后，都有分离，只要相遇过，就有意义。但是，分离的迫近，真的很

痛，说的最多的两个字是，回来。

后海沿岸的灯火点起来了，一片片的水上楼阁，在水中投下流光飞舞。他如此凝神地摄着这些水中的光影，屏息静气，忽而哪个调皮的孩子扔了一个石子，那片流光倏然如烟花般碎了，散了。

他走了，北京这个城市空了。

独自留在我们曾经相遇的这个城市里，宽阔的大街上，车来车往，楼很高，天空明亮。站在大路中央，一时间，觉得很陌生，失了方向。

故宫的朱墙金瓦，翠色画栋，玉色栏杆。长安街的暮色夕阳，车成长龙。成贤街的柏浓书香，午后，胡同深处闲闲的阳光。

他曾站在雍和宫桥头，听见屋宇间第一声燕子的叫声，告诉我何谓呢喃。他曾跟我说起胡同里的老北京饭馆，吵吵嚷嚷，很江湖的感觉。

夜了，不觉中又走回后海。

总觉得灯火间，应还有他时走时停，爬高蹲低地在不懈拍摄。

记得看着他拍摄的那一天，依稀中忆起了我的年轻时。

曾经有整整6年的时间，我也是这样狂热地每天拍摄，剪辑，为着自己理想的影像。我曾经那么渴望用影像描摹自己眼中的世界，讲述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感受。但是，很多作品最终变成了内参，存在那一个阴冷的档案室里，从来没有播出过。剩下的，被每一级领导都改过一遍，五六遍的修改后，我不再认识自己用身心分娩的这些孩子。

我曾经努力地去讲述百姓们的甘苦，忙这忙那地为一些受伤害的人，做一些拍摄分外的事。天真，是身边所有人对我的评价，永远做不到的世故。

曾经挣扎在上海的实际精神的包围中，不愿走入所谓商业的主流中。

有一度，打算着去到北京生活，因为向往着中央电视台评论节目的大胆淋漓，还有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的梦想。总觉得，北京的空气中充满了理想的气息。后来才明白，理想是在我们心里的。

那时候，我还没认识他，这个理想主义的北京人。

为什么想要拍摄？为什么想要讲述？我常常这样问自己。

在陪着他拍摄的那一天，我似乎感受到了答案。那是因为，爱。

我们爱着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爱着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爱着，并且感动着，为着空气中颤动的四季的气息，为着清晨公交车的第一声鸣笛，为着公园里孩子的璀璨笑容，为着傍晚母亲唤着全家吃饭的熟悉声音。

这就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琐碎生活的点点滴滴，安然的美丽。

这就是我们理想的根源。

后海的那一岸，群楼如簇，花灯似龙，江风徐来，泡吧的人们笑语嫣然，酒意正欢。而他日间曾拍摄的这一岸，夜色已遮掩了古旧的胡同，无始无终的平静生活，正在酣梦中。

黑暗中，再次走在那些弯弯曲曲的胡同中，温习我们曾一起走过的脚印。

月当空，淡淡的光晕。路过的窗户里，有或明或暗的温暖，有着一张张他所熟识的亲切面孔。

想起他在《墙那边》中的一段话，如果把城墙比作大树，那么那些熟悉的面孔就是一片片树叶，而我，就是优游在树阴里的那个孩子。

我想，他是终于会回来的，不会就此遁世而走。

因为，他终究是北京这个城市的孩子。

游荡在他的城市里，感受着他 and 这个城市牵扯不断的传承和联系，感受着他的城市和我的城市的不同，我所在的上海，那个精致实际，优雅而稍欠从容的城市。

微笑地回想我和他的相识相知，内心如此相像的两个人，也有着许多彼此的不解，想来正是因为城市的不同，就如复旦之于交大，北

大之清华，毕业生总有很多思维和观念的派系差异。想来，我们都是我们各自城市的孩子呢。

也许，城市对于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就像父亲之于儿子。儿子可能会因为父亲的强大而感到压力，可能会因为父亲的不闻不问而感到冷落，可能会因为父亲的管束而烦躁不安，可能，父亲身上确实有些儿子看在眼里却不能改变的问题。但是，儿子最终是爱着他的父亲的，他正是因着爱而拍摄着，他的周身还流着父亲的血液，他怎会不回来？

得失荣辱，都会转瞬即逝，但还有永恒的存在，那是爱。

只要爱还存在，只要他还在拍摄，只要理想还在炽热地烧着，虽然伴随着现实痛着，却还没到熄灭的一天。

夜晚的北京火车站，雾霭中正红的站名，钟声在空中回荡。

一夜之间，又是上海站的清晨，这个忙碌的城市，一天的熙熙攘攘正在醒来。

城市永远在那里等候着，人们来来往往，寻找着相遇的美丽，承受着离别的思念。

此刻的他，也许已经放足山青花艳的山野。而我，回到1643公里之外我的城市里，在上海这个弥漫着布尔乔亚空气的城市一角，继续用文字讲述我的热爱，并且安静地等待。

等待这个北京的孩子，终于有一天，从容地带着他的理想，回来。



两岸

我们的时间何其短暂，这即将燃尽的光芒，转瞬即逝。在一切归于熄灭前，我很想与你一同看这场烟花，也许我们彼此的烟花，会在我们的视网膜上从此留下印记，让我们有理由从此藐视黑暗。

你以前总是说，你和我，是河两岸。

我们之间的故事，一直行进在分离的场景中。你在北京，我在上海。你从紫阳归来，我正启程梅里。我自云南返，你又往邛崃。你抵成都，我已在广州。等我赶赴天津，你到了盐源。我在安徽时，消息传来，你已平安到达俄亚。

2005年年初，你离开的两个月以后，我从守口如瓶的鱼那里，终于知道了你去往俄亚的路线。他是唯一一个陪你去过那里的人，只有他能找到进那里的马帮，只有他知道你的方位。

你是这样离去的，从北京坐火车，穿越雾气苍莽的浓绿山川，抵达成都。在那里，你和当地的记录片人碰面。然后，大巴到西昌，再到盐源。至此，没有公路。雇马帮驮着你那一大堆摄像设备，徒步，七十度向上的岩石，每天8到10个小时的攀登，整整4天的路程，入夜露宿。最后，你到达了木里的神秘村落——俄亚。

木里，是被你称作归宿的所在。俄亚，是你计划在那里拍摄的第一个地方。

“现在他还在那里吗？”我问鱼。

“不知道，他可能已经离开了，去拍摄木里别的地方，也许是白碉，也许是屋角。”鱼没心没肺地答。

“我们去找他吧，你说过，你还会回去接应他。”

“现在不行，3月前，大雪封山，谁都进不去，谁也出不来。”

“鱼，3月了，我们哪天出发？”

“抱歉，我最近要干活挣钱，这一阵没空，等到月底吧。”

“鱼，快到月底了，我们走吗？”

“别急嘛，去总要去的，但是恐怕要再过一阵，我总得养家糊口吧。”

“鱼，4月了，你知道的，他随时可能消失，我想再见他一面。”

“掂量你自己的身体吧，半道出了问题，我只能把你扔到山谷里。”

“扔吧，没关系。”

“他可能到其他地方拍摄了，也可能不在了，难说。”

“就算他不在了，我也要把他的骨头捡回来。”

两周后，我一个人出发。鱼还是没有空，似乎早已失了大费周折去找你的念头。

世界似乎遗忘了你，你曾说，你知道一定会这样，你也希望如此。那我又要如何寻你？

火车行走在苍莽的天地间，夜以继日，风景日渐宽广，草木日渐峥嵘，天空日渐湛蓝。我感觉正在一日日与你靠近，却不知你的所在，只有铁轨无尽地在天地交界处延伸，望不见最终通往何处。

想着你去年初冬，离开你的城市，从此去往梦想的所在。那条往蜀中的路，应是有冗长的隧道，时不时，你会随火车落入无尽的黑暗中，随后眼前瞬间豁然开朗，是极高渺的天，极深邃的谷，你飞驰在空中，像一粒快乐的纤尘。

我们就这样一路长大，我们一路丢失。如果说还有一些剩下的，能让我们在原本无关的轨迹中相遇，也许是天真。

2003年年底，非常冷。

父亲电话告诉我，他种在阳台上的植物，一夜之间，冻死了大半。这种冷，让我想起童年的冬天，那时候的上海，还很安静。极冷的空气中，有一些东西死去，又有一些东西在活过来。

几个月前，我刚下决心辞去了那间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开始在家中写作。我爱写字，这些年间间断断，现下，终于决定一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只是我的健康，由于几年内的透支，一直在跌跌撞撞中。

又一次从重症监护病房被释放出来，收到了一封不合时宜的电子邮件。

起头是，“我终于又看见监视器外的蓝天了……。”

是你的邮件，说是又想筹备拍摄另一部记录片，关于中国的那位“音乐凡·高”——无锡的瞎子阿炳。缘起是，你得到了一盘他亲录的钢丝版CD《二泉映月》，这是他唯一留下的声音，令你感动。但因为是独立制片，与无锡文化部门联系拍摄，难免师出无名，希望我能替你联系，与阳光卫视合作。

我答复说，我尽力而为，请把创意大纲给我。

你很快回信，大纲却简约得吓人，让我终于回想起了你一贯的自负。

时值阳光卫视易主，我正好认识新上任的总经理，联络了。又来一大堆各种文件，你潦草回答的只言片语，每每要我整理成文，真有一种上了贼船的感觉。我懒得教育你应该如何如何，反正你这个艺术家也不会愿意。

我已经很难回忆起我们是怎样认识的，依稀是在2001年，一个莫名的场合，说一些莫名的话，我们说着各自世界的语言，因此很客套，那时你我都只是一个符号。